

生命与符号

先秦楚漆器艺术的美学研究

余静贵◎著



人民出版社

生命与符号

先秦楚漆器艺术的
美学研究

余静贵◎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圣涛

封面设计:王欢欢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与符号:先秦楚漆器艺术的美学研究/余静贵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01-020684-4

I. ①生… II. ①余… III. ①漆器(考古)-楚文化-文化特征-艺术美学-
研究 IV. ①K87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72273 号

生命与符号

SHENGMING YU FUHAO

——先秦楚漆器艺术的美学研究

余静贵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5

字数:290 千字

ISBN 978-7-01-020684-4 定价:5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001
第一章 楚宗教信仰与楚漆器艺术	017
第一节 社会转型期的楚文化形态	017
第二节 孕育楚漆器艺术的楚宗教信仰	020
第二章 楚人生命观及其符号表现	038
第一节 生命哲学概述	039
第二节 楚人的生命观	046
第三节 生命的符号表现	060
第三章 楚漆器的造型符号	065
第一节 基本意象	065
第二节 意象的构形	073
第三节 与古希腊雕刻的审美比较	087
第四节 引魂升天的生命意味	105
第四章 楚漆器的图案符号	108
第一节 图案的题材与构成	108

第二节	图案的审美风格	122
第三节	与汉代漆器图案的审美比较	134
第四节	神仙之游的形象模拟	155
第五章	楚漆器的色彩符号	160
第一节	具象的色彩观念	160
第二节	楚漆器中的色彩设计	163
第三节	感官享乐与移情的表现	173
第六章	楚漆器的生命境界与形式	182
第一节	楚漆器的生命境界	182
第二节	楚漆器符号：“生命的形式”	204
结 语	212
参考文献	216
附 录	227

导 论

一、研究现状述评及问题的提出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先秦楚漆器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展开研究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与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随着近一个世纪以来楚文物的不断出土,尤其是近几十年的重大考古发现,学界对楚漆器艺术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现就梳理下国内外学界对楚漆器艺术研究的现状与焦点。

综观国内外对先秦楚漆器艺术的研究,国外的研究比较少,主要集中在汉代漆器铭文与型制的考证。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如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先生早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编纂的《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与《汉代漆器纪年铭文集录》,都对汉代漆器的造型、铭文和装饰特征进行了阐述。同时期的内藤虎次郎在《乐浪遗址出土漆器铭文》中也对汉代漆器的工艺与历史进行了相关的考证。汉代漆器与楚漆器虽分属于不同时期的艺术形式,但楚汉文化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对汉代漆器的研究可以为楚漆器艺术的美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同时,英国艺术史家苏利文在《中国艺术史》中也零星地介绍了楚漆器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工艺概况,相关研究也是浅尝辄止。整体上看,国外对中国楚漆器的美学研究少而零散,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在国内学界,早期很多学者从考古与历史的视角展开楚漆器艺术的研究,基于艺术学视角展开楚漆器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 30 年,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学界相关的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四个方面:

(1) 楚漆器艺术的图录整理研究。比较早的有商承祚先生编撰的《长沙

出土楚漆器图录》、20世纪80年代王世襄的《中国古代漆器》、90年代滕壬生的《楚漆器研究》以及较近的高至喜编纂的《楚文物图典》和李正光的《楚汉装饰艺术集(漆器)》。高至喜的《楚文物图典》是一本图文并茂、资料性和学术性兼备的工具书,书中收集到的楚文物条目达2000多条,全国出土的典型楚漆器的型制及装饰样式在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楚漆器研究》主要搜集了湖北及周边的漆器文物资料,同时对漆器图案的形式演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李正光的《楚汉装饰艺术集(漆器)》一书收集了大量楚汉漆器文物的装饰图案,并认为楚漆器的装饰图案主要有连续图案与适合图案,其中,连续图案多出现在器物的口沿,适合图案装饰在器物的主体位置。^① 这些论著主要以图录的形式说明楚漆器艺术的形式特征,系统性的理论成果较为有限。

(2) 楚漆器艺术的考古学与文化学研究。该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八九十年代,以文化和历史考古的视角探讨楚漆器艺术的形式、工艺和审美等因素。其中,张正明先生站在楚文化的视野,在《楚文化史》一书中介绍了楚漆器艺术的基本工艺与装饰特征。此外,他撰写的《楚艺术散论》和《巫、道、骚与艺术》对楚漆器艺术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张正明认为,巫学、道学和骚学是楚文化精神的重要构成,三者的相互交织对楚漆器艺术的美学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就表现在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的形成。^② 张正明从巫学、道学和骚学的形而上层面对楚漆器艺术进行了全面考察,并阐述了漆器艺术背后的文化内涵。桂俊荣的《楚漆器文化艺术特质研究》以春秋战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楚漆器艺术品为研究对象,对楚漆器色彩、造型的形式规律进行了总结,通过比较材质、器物形式上的变化,概括了楚漆器形式变化的文化特质及时代特征。该类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它以楚国哲学与文化为研究出发点,提炼了漆器艺术的文化特质,并从形式与精神两个层面展开了楚漆器艺术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3) 楚漆器艺术的审美风格研究。皮道坚的《楚艺术史》是一部断代的、区域性的艺术史。该书以整体、宏观的视角论述了楚艺术的主要特征及其形

① 李正光:《楚汉装饰艺术集(漆器)》,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② 张正明:《巫、道、骚与艺术》,《文艺研究》1992年第2期,第112页。

成、发展和演变过程。就楚漆器而言,重点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的数量、品类、型制、工艺、装饰技巧、造型意识和色彩风格。同时结合考古学与艺术学的视角,宏观把握了楚艺术的审美特征。此书是楚艺术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然而,没有对楚漆器艺术进行专题而系统的研究。此外,研究资料的更新很快,专题性的理论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入。王祖龙《楚美术观念与形态》一书缩小了楚艺术的研究范围,集中在楚美术的研究领域,作者借鉴了西方美术史论研究的图像学方法,将楚美术置于世界文化的大视野中,借助考古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用图像学的方法对楚美术的造型观念、风格形态和创造价值进行了综合阐述和本体还原,重点探讨了楚美术造型形态及美学观念,对以往楚漆器研究重形式而轻内涵的倾向有所突破。但是,针对楚漆器艺术的研究多聚焦于平面化的装饰图案,缺乏多方位、多角度的美学整体研究。

(4)楚漆器艺术的美学研究。此类研究以刘纲纪先生为代表,撰写的《楚艺术美学五题》是最具代表性的从哲学美学的视角展开楚艺术(包括漆器)的研究。它克服了学界普遍从楚艺术作品中演绎审美观念的局限,而是从诸多历史文献的角度阐发了楚艺术的美学思想。刘纲纪开创性地认为楚艺术美学思想的重要特征就是流观意识、生命运动、精采艳艳、发愤抒情和好修为常。^①该研究突破了传统艺术风格研究的狭隘性,宏观、准确地把握了楚艺术的美学内涵,也大大启发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即关注于从哲学美学的视角审视楚漆器艺术蕴含的美学内涵。但是,刘纲纪先生的研究涉及楚文物艺术、音乐舞蹈艺术和楚文学等各类艺术形式,研究范围相对宽泛,没有针对楚漆器艺术形成专题而系统性的研究。

其他相关的研究零星散布于中国漆艺史类书籍中,如仅存的中国古代漆艺专著《髹饰录》,也简单介绍了先秦漆器艺术的造物理念与工艺。还有大量关于中国古代漆器工艺的著作,其中都有相关楚漆器的介绍。如田自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王家树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等,都将楚漆器放在广阔的艺术史背景下进行介绍,对楚漆器的论述相当简约,仅能窥其概貌。

综上所述,楚漆器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围绕漆器的型制、分

^① 刘纲纪:《楚艺术美学五题》,《文艺研究》1990年第4期,第81—96页。

期、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阐述。然而,随着楚文物的不断出土和艺术研究视野的不断国际化,学界的研究进程却相对缓慢,主要还停留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视野都比较滞后,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多局限于历史考古的角度展开研究。相关研究多阐述楚漆器的历史分期、功能、工艺等方面,而缺乏艺术观念的研究。第二,研究视角比较狭隘。楚漆器艺术的美学研究涉及哲学、考古学、艺术学、人类学、心理学、符号学等学科领域的知识,没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难以把握楚漆器艺术风格的本质特征和审美内涵。第三,研究方法单一,忽视了一些西方比较成熟的艺术研究方法,如符号学、图像学、艺术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对楚漆器艺术的研究要善于借鉴西方成熟的艺术分析方法或艺术思潮,这样就可以站在一个更新、更高的视角上对楚漆器艺术的美学特质给予一个准确的定位和价值判断。第四,缺乏哲学美学的研究视角。站在哲学美学的视角,通过对先秦古籍、文献的考据,从中提炼出楚人的审美意识,再与楚漆器艺术的形式特征进行比较对照研究,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楚漆器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内涵。

由此而形成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即以先秦楚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为语境,借鉴西方符号学、图像学等成熟的艺术史论研究方法,一方面,在哲学美学的视角下,探寻先秦楚人的审美意识对楚漆器艺术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整理和归纳楚漆器形式的形式规律,概括楚人的审美心理和精神意蕴。通过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①相结合的艺术研究思路,探究楚漆器艺术的形式规律和精神内容,并把握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

2. 问题的提出

对楚漆器艺术的研究,不仅要分析艺术的风格形式,更要探究其艺术风格形成的成因与内涵。法国艺术史家丹纳曾说:“艺术的研究不能仅停留于形式层面,艺术风格的形成有其内在的条件与规律,揭露这些条件和规律应当是

^① “自上而下”的美学研究方法最早由德国美学家费希纳提出,意指从概念到个别的研究方法。它相对于“自下而上”的美学研究方法,即由个别经验上升到一般概念。这是两种不同的美学研究方法。(参阅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8 页。)

有必要的。”^①一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往往是集种族、环境、时代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同样,对楚漆器艺术的研究,不仅要提炼其风格特征,更要探究其风格形成的内在机制与规律,这也是艺术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与要求。

根据丹纳的艺术理论,研究一种艺术形式往往要深入到它背后的种族、时代和环境等因素,不能脱离其背后的文化内涵的考察。楚漆器艺术的文化内涵就是楚文化,若不能立足于楚文化的深入研究,不可能准确把握楚漆器艺术的精神意蕴。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先秦楚国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然而,神巫思想却是楚文化的重要特征,由此而衍生的道学与骚学是楚文化的根本。^②同中原北方比较,楚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依存于原始氏族社会形态的原始巫文化,正是它造就了楚漆器艺术迥然相异于中原北方的风格样式。楚漆器艺术如虎座飞鸟、镇墓兽、鹿角立鹤、辟邪等奇异夸张的造型无一不是原始神巫因子的形象化阐释。这样一种植根于南方楚地的原始巫文化的存在,形成了楚文化中极具特色的楚宗教体系,也形成了楚人强烈的生命意识,生命问题是研究楚漆器艺术精神的关键所在。

研究楚漆器艺术美学,不仅要将其放置于中国艺术史的背景中,还需将它置于世界艺术对话的语境中进行比较研究,或许这样能更容易触及楚漆器艺术“神秘面纱”的本质。张正明认为,将春秋战国时期的楚艺术同西方的古希腊艺术相比较,它们的最大区别是“传神”与“逼真”。^③在世界艺术历史的舞台上,中国艺术就一直强调传神与写意,而西方艺术一直到19世纪的印象主义都一直宣扬艺术的模仿性,到后来才出现抽象主义和表现主义。这种艺术风格的差异性,毫无疑问与不同民族的美学品性、思维方式有重要关系。在西方人的思维里,一直崇尚主客体相对立、形而上学的自然哲学研究,而我国古人重视天人合一的人本主义研究。方东美认为,中国的哲学思想本质上就是关乎生命存在的哲学,这种思想特色早在先秦春秋时期就已形成,这种生命哲

①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② 张正明先生在《巫、道、骚与艺术》中认为巫学、道学和骚学为楚国所特有,道学和骚学从巫学中衍生而出。(见张正明:《巫、道、骚与艺术》,《文艺研究》1992年第2期。)

③ 参阅张正明:《楚艺术散论》,《华中建筑》1994年第2期,第19页。

学是一种关乎人与自然一体的普遍生命观。^① 中国传统似乎不重视对自然的研究,因为人与自然是一体的,所以东方艺术重抒个人之意。而西方将人与自然区别开来,自然成了人研究的对象,因而西方艺术普遍重视对自然的模仿。在楚人的审美意识中,清晰可见中国传统艺术“天人合一”思想的原型。无论是《楚辞》,还是《山海经》等古典文献,我们都能感受到人与天地神灵畅游天地的冥合境界。在庄子的《齐物论》中,也处处充斥着人与自然之宇宙合而为一的生命境界。这种人与神灵、自然合而为一的生命观就是楚人特有的生命哲学,这一点在楚漆器艺术中都有具体的表现。

楚漆器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完全与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特质相吻合的,它与楚人的生命哲学体系紧密相关。探讨先秦楚人审美意识中对生命的理解,必然是打开楚漆器艺术审美的关键。正是楚人哲学、宗教和神话中浓厚生命情感的特质,才形成了楚漆器艺术特有的美学精神。

3. 研究思路与方法

(1) 研究思路

对楚漆器艺术的研究,绝不能局限于工艺、考古或历史的角度,而应当全方位地对艺术风格及其成因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够准确把握楚漆器艺术的美学内涵。本书的研究思路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立足于大量的文物资料,收集整理所有楚漆器的形式特征,并进行资料的分类分析与提炼,用形式分析的方法对漆器艺术作宏观比较与微观分析,阐释楚漆器艺术的形式风格。

第二,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利用符号学美学的原理,研究楚漆器艺术中的能指和所指层面。符号的所指主要指符号的意义与思想表达,能指层面主要表现为漆器艺术的形式与结构。艺术内容的表现离不开特定的艺术结构,艺术的形式与结构指向于艺术符号的内容。

第三,以楚宗教为出发点,阐述楚人的生命意识与思维特质,从而把握楚国以神巫思想为基础的宗教文化与楚漆器艺术间的必然转换,阐发楚漆器艺

^①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术风格形成的内在因素与动力。

第四,以生命哲学为切入点,通过中西比较的方式,总结楚人生命哲学的特点,从而构建系统而完整的楚人生命观,阐述楚人生命思想在楚漆器艺术中的具体表现。

第五,通过抽取出典型的、与北方漆器艺术风格截然不同的漆器样式作典型个案研究,从造型、图案和色彩三个方面展开漆器形式的微观研究,并结合现当代西方的结构主义、艺术意志论、艺术心理学、符号学、图像学等艺术研究方法,把握楚漆器艺术风格的形式规律与审美机制,阐述艺术形式与楚人生命情感的内在联系,提炼相应的美学内涵与艺术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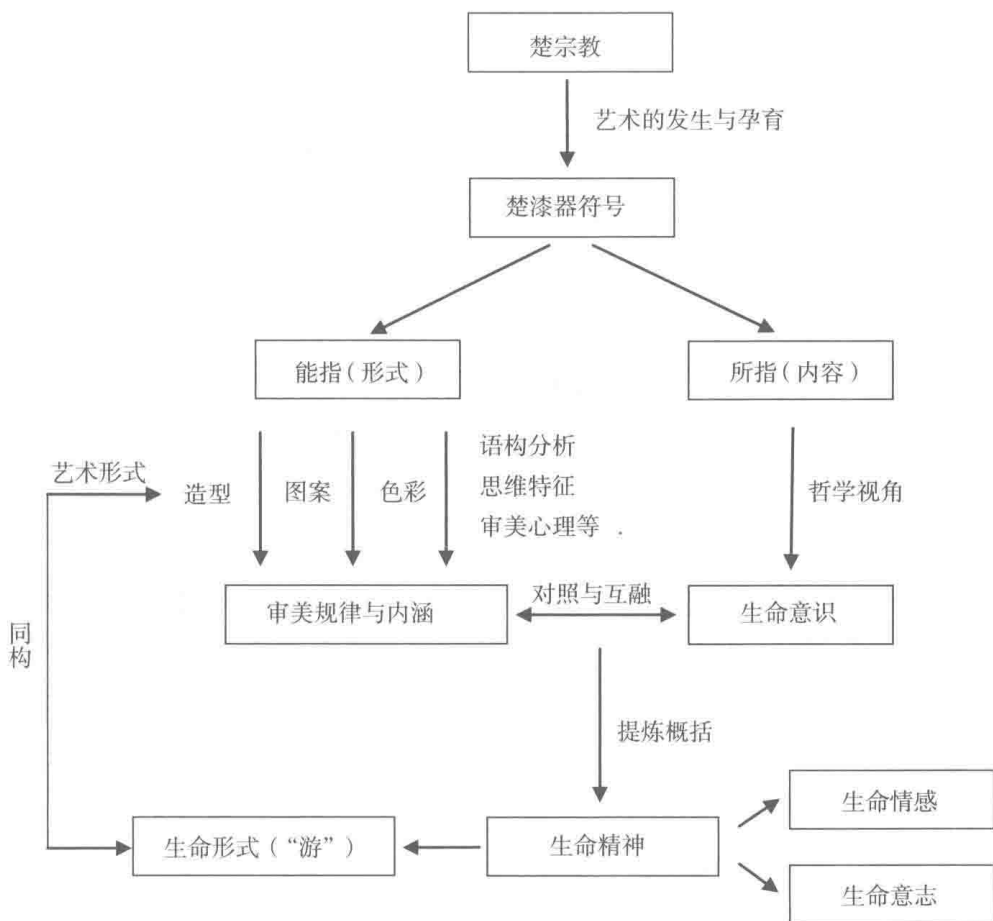


图1 本书研究思路示意图

(2) 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调查法。

通过相关的文献调查,调研中西方就相关方向的研究现状与趋势,掌握学界对楚漆器艺术研究的焦点问题。并总结楚漆器艺术风格形成的文化因素,构建楚漆器艺术蕴含的楚人生命观。

第二,实地考察法。

对楚漆器艺术的研究,离不开大量文物资料的田野与实地考察。通过到各省市博物馆走访调查,以搜集到更多、最新的第一手考古资料,并携带相关摄影器材进行实地拍摄。最后进行资料的汇编与整理工作。实地考察法可以克服文献调查法的诸多弊端,如资料陈旧、材料错误和资料内容不客观等方面的因素。

第三,演绎归纳法。

对楚漆器艺术的研究可以采用演绎与归纳的办法进行研究,如采用归纳的方法对楚漆器艺术展开细节的形式研究,归纳出形式风格的一般性规律;也可采用演绎的办法,通过中西生命哲学的比较研究,演绎楚人的生命哲学观,再分析楚漆器艺术的生命表现;也或者是从艺术符号学的研究视角,提炼作为符号存在的楚漆器艺术存在形式,从而把握楚漆器的艺术风格。

第四,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是艺术风格研究的重要方法。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有助于凸显楚漆器艺术的形式风格,从而把握其形式规律。对楚漆器艺术的比较研究,可采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方法,在横向上,将楚漆器艺术与同时期的中原北方漆器艺术进行比较研究,把握它们的差异与共性,探究艺术现象背后的审美内涵。同时,还要将楚漆器艺术同楚国其他艺术门类进行比较研究,把握它们的形式一致性与差异性,并探求其背后的形式成因;在纵向上,将楚漆器艺术同殷商漆器艺术或其他艺术形式进行比较,找到它们在文化传承上的一致性与变异性。再将楚漆器艺术同秦汉漆器艺术进行比较研究,把握它们形式风格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只有通过形式风格的反复比较,才能准确归纳楚漆器艺术相对稳定的风格特征,从而深层次提炼其背后的生命理念与艺术精神。

第五,跨学科研究法。

针对楚漆器艺术的美学研究,不仅要总结漆器艺术的形式规律,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漆器形式背后的艺术观念,这势必是一个综合性的边缘学科研究。它将涉及哲学、历史考古学、艺术学、心理学、工艺学、文学等方面的学科内容,这也大大增加了本论文的研究难度。从哲学视角来看,艺术现象背后的精神内容往往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就认为研究艺术现象就是要尝试去解释艺术品,他说:“对艺术形式的解释就是关于艺术的哲学,即是所谓的美学。”^①丹纳将对艺术的美学研究称为艺术哲学。研究艺术现象,不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上层建筑,离不开哲学的研究视角;从历史考古学来看,楚漆器艺术现象是一个断代历史的产物,对其研究不能脱离先秦这一历史背景。同时,现存的楚漆器都是埋葬在地下几千年的古文物,没有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技术,也不可能破译这些形式背后的历史遗存;从艺术学学科来看,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必然是楚漆器艺术形式,这也就决定了本论文的某些重要研究方法,如形式分析法、对比研究法等;从心理学学科来看,艺术现象的心理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熟,包括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荣格的原型理论、德国的格式塔理论、阿恩海姆的艺术视知觉理论等都已广泛地应用于艺术现象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各个学科交叉性地研究楚漆器艺术现象,可以更客观、准确地判断艺术的价值与内涵,可以给楚漆器艺术的神秘面纱还原一个真实的面貌。

二、相关概念解析

1. 楚漆器艺术

楚漆器艺术,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它是先秦楚人创造的一种器物艺术,也是具有实用功能的一种艺术形式。然而,展开对楚漆器艺术的深入研究,有必要来厘清和界定其相关概念。首先,何为漆器?如何评价楚漆器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其次,楚漆器艺术的分类和研究对象是什么?“楚”的概念如何

^①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界定？最后，楚漆器作为一种艺术范畴如何理解？

漆器是中国传统器物艺术的一个重要类型，它的兴盛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华艺术的一种审美趣味。中国古代建筑与器物艺术常用天然木材，表面的自然纹理清晰而美观，反映了天人合一的审美观。而西方建筑艺术善于使用石质材料，并进行精细打磨，这种审美建立在人对自然的征服基础之上。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审美差异性是由不同地域、文化背景所决定的。

漆，是中国古代髹漆工艺中广泛使用的一种原材料，一般用以涂在器物的表面，与空气接触后发生氧化，以起到保护器物光泽和美化的作用。一般的漆液俗称生漆，它的主要成分为漆酚、漆酶、胶质和水分，它是漆树分泌而得到的液汁，呈乳白色，与空气接触氧化后呈褐黑色。由于生漆的水分较多，故古人常采用加热的方式去除部分漆液中的水分，经过处理的漆液则会呈现出亮度高、色泽纯净、韧性好等优点，这样的漆液涂抹在胎底上就会显得光亮，颜色也鲜艳。在漆艺制作过程中，色彩是一个很重要的装饰因素，除此以外，还有线条的描绘和胎底的造型都是漆艺必不可少的表现因素。将漆液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而形成的各种器物或工艺品称为漆器。在中国的漆艺历史上，古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漆器的使用，夏朝的漆器更是广泛地应用于祭祀与日常生活中。《韩非子·十过》记载：“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大禹时期就出现了内髹朱漆、外染黑墨的漆器。可见，新石器时代的漆器就已经美艳无比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漆艺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铁制工具的出现，中国的漆艺水平在战国时期的楚国达到了鼎盛时期。无论是制漆工艺，还是漆器艺术审美方面，楚漆器都到达了我国漆艺历史的一个高峰，楚国漆器成为先秦漆器艺术的典型代表。

先秦楚国的漆器艺术按用途划分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兵器、乐器、车马器和丧葬器等，也可简单划分为日常生活用漆器和明器。供日常生活用的漆器一般造型比较简单，实用功能是其突出的特征。而明器一般是祭祀或丧葬活动中的器物形式，因而在艺术造型上往往具有特定的象征含义，艺术形式上承载了更多的精神力量与神秘属性。所以，明器艺术的审美价值往往高于生活实用类的漆器形式，其形式也更多地承载着楚人的生命情感内容。所以，这类漆器造型将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内容，它往往引领着楚漆器艺术的审美

方向。毫无疑问,这两类漆器艺术的审美特征存在着诸多的共同性与联系性,艺术风格也是一致与连贯的,共同构成了楚漆器艺术的浪漫主义风格。

此外,楚漆器艺术是一种断代的艺术形式,它主要意指楚国建国 800 年间创造的艺术形式。然而,春秋及以前的几百年间,楚文化并非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还处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期。那段时间的楚漆器出土的非常少,现存于全国各博物馆的漆器文物大多是战国时期的漆器艺术。相比于战国时期出土的漆器艺术,春秋及以前的楚漆器在艺术形式比较粗陋,艺术价值大大落后于战国时期的漆器形式。所以,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定位在战国时期的漆器艺术,春秋时期的楚漆器也会在文中作相关的阐述。

楚漆器是楚文化的重要构成,表现为楚人创造的一种物质文化。要追寻“楚”的概念,必然要追问楚文化的历史与渊源。张正明说:“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的一种区域文化。”^①可见,“楚”既是一个地域的空间概念,也是一个动态的时间概念,随着历史的时间变化,楚的空间概念也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据《史记》记载,早在周成王时期熊绎被封在楚蛮之地时,楚人才正式得以建立楚国,到公元前 223 年楚国灭亡历时约八百余年。楚族的历史要上溯到楚人的先民祝融部落集团,在夏人战胜高辛部落集团之后,祝融部落集团转而依附于夏朝。夏代末期,殷人由东向西推进,慢慢灭掉了夏朝,建立了商朝。祝融部落就在这样的民族迁徙过程中不断瓦解与分散,只有季连的半性后人最后迁到丹水与淅水一带而慢慢定居下来,过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生活。楚人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与开拓创新,终于在楚武王时期达到了国家的鼎盛时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在战国末期,随着秦国的兴起,楚国慢慢衰败,终在公元前 223 年为秦所灭。在楚国的这段建国时间内,楚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楚文化。其中,楚漆器艺术就是这段历史时期孕育的物质文化典型。

可见,“楚漆器”既含有地域的概念,也意味着一段历史时间的划分。楚漆器意指在楚文化精神影响下的漆器艺术样式,地域上包括北到现在的河南中南部,南到江西地界,东到安徽寿县,西到四川中部,同时也包括楚国附庸国

^①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 页。

的漆器样式,这些地区和附庸国的漆器都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如湖北随县发掘的曾侯乙墓,它不属于楚墓,但具备典型的楚文化特色,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它也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全国出土楚漆器地理分布图如图2所示。



图2 全国主要出土楚漆器地理分布示意图

楚漆器既是楚人创造的一种用于日常生活和楚宗教仪式的器物,也是一种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艺术形式。尤其在今天,在人们的审美直观下,它已然与一般的艺术形式无甚大差别,具备了成熟的风格样式和特定的艺术价值。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了艺术”的观点,楚漆器的加工与生产本身就是艺术的生产,其中都蕴含着人类的一种审美趣味。只不过在这种物质载体上,功能性、目的性和纯粹的审美性是共同存在的,这是由艺术的历史观所决定的。对楚漆器展开的美学研究,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艺术形式背后所蕴含的实用功能、巫术与宗教等文化特质,而不是孤立地研究楚漆器艺术的形式规律,停留在艺术的形式表层。从这点出发,楚漆器艺术与现代意义上的纯艺术形式不同,如绘画艺术,它是人的纯粹精神世界的反映,而研究楚漆器艺术,或许从文化符号学的视角更能够凸显出其艺术的构成形式与审美价值,在这种符号形式中,它更多地承载着楚文化的历史价值与文化精神。